

三次遺囑

碧野省



三 次 遺 囑

· 著 野 碧 ·

新 新 出 版 社

RW78301



三次遺囑

(每冊實價 元)

著 者 碧 野

發行人 賀 尙 華

發行所 新新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二二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滬版B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三次遺囑.....一

前路.....五九

烏蘭不浪的夜祭.....九一

三次遺囑

有人燒起野火，

悠揚悲壯歌唱，

我們要生活，

便要戰鬥！……

——「沙原的故事」一節。

一

這石鋪的大院落已經鋪滿了爽心悅目的綠蔭，一個月前還是粉撲撲的桐子花樹，現在也

已肥莢滿枝了。

大院落悄寂寂的，就像是一湖平靜的綠水。趙如搬着一把椅子揀那葉子最密的桐子樹根坐下，他望望院子西牆圓門外的那一片被炎炎的太陽燒得通紅的運動場，他感覺到自己現在置身在蔭涼中，渾身爽快。

趙如手裏拿着一本自己編輯的校刊「拓荒」，翻着翻着，眼睛却慢慢地挪到南邊牆上去，凝神地望着張貼在那牆上的紅綠壁報，他的心不由得跳動起來。他回想起自己置身在這鬼地方已經整整一年了，舊日的朋友早已把他遺棄，他現在正像是大江流水中的一顆泡沫，慢慢被無情的浪頭打在這汙積的沙潭裏……

什麼緣由自己還歡在這死灰的古城裏，每日過着這類似幽囚的生活？自信自己的眼睛沒有瞎，還能够看見那壯麗的遠景；但是兩腿為什麼又這樣軟弱呢？可恨它担負不起自己的身體。爲了這個原因，自己的靈魂一長年來始終在痛苦中。

母親，妻和孩子，合起來就是一個窮苦而悲慘的家庭，牽制了自己的行動和個性，朋友們都離棄他了，再也聽不見那些熱烈的呼聲，他們一天天在戰鬥中躍進，而自己却一天天在

孤獨中退步了！……

想到這裏，趙如深深地嘆了口氣。他把眼光從那邊牆頭的壁報上收回來，開始往綠蔭的院子周圍環視一遍，好像一頭被囚的獅子，正在尋求牠的出路。

然後，趙如又翻開手裏的「拓荒」，他想藉這來平靜一下心頭的痛苦。縱然這是一個佈滿敵人鐵蹄的鬼地方，但是自己年青的血液仍然熾燃着真良的火，不甘低頭連口氣也不敢喘。現在是放暑假了，學生們都回家去了，遺留在他眼前的是這個寂靜的大院落，前些日子在這樹蔭下跳呀笑呀的天真活潑的一羣，是多麼的使他喜愛。的確，一整年來，唯一能保持着他心頭明媚和溫感的，就是那每張紅撲撲的年輕而含笑的臉孔。自己之所以願意存身在這樣的一個中學校裏，也就是想要在這個荒廢的一角播些光明的種子。趙如常常把自己當作一個良善的牧人，把他的學生們當做一羣可愛的牛犢，他不願意眼望着他們無知地被驅進屠場，他要他們覓食在他雙手開拓的草場，將來長大了，好讓他們分散到無邊的大地上去墾荒……

……

趙如爲了要消解他的煩躁和苦惱，他把小冊子塞進黃色西裝短褲袋裏，然後又把白襯衣

的袖口捲得高高的。於是他站了起來，沿着綠樹陰走到院落東邊的一個高亭子上。從這亭子上可以把視線投出圍牆，看見那黃色的沙原中奔流着的發綠的丹龍河，那遠處的河心的沙洲上；有着灰色的點子，那是一些窮苦人家的茅草房。趙如的家就是那些灰點子之一。七年前丹龍河的一次大水，激浪把他的年老的父親和患病的哥哥打走了。年月留下了這樣一個悲慘的記憶，現在他的母親，妻和剛生下來不久的孩子却仍然駝着貧苦的命運棲宿在那片荒涼的沙洲上。趙如不忍把眼光久停在那片沙洲上，他把頭仰高了點，望着河那邊矗立在白雲中的一座大山峯，和往常一樣，趙如只要一望見那座大山峯，他的心就起着一陣狂亂的激動，因為那座山峯在一年前就點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那上面住有一支堅強的游擊隊，他舊日的朋友們許多都在那裏邊工作。往常，趙如還面對着那座雄偉的山峯默祝着他的朋友們的健康；而今天，他的眼睛却發出一種特別不安的光芒。在今天，他感覺到那座山峯太高巍了，而自己却是這樣的渺小軟弱……。

這時，有兩個着便衣的男子穿進濃蔭的院落，他們東張西望的，一會兒又在唧咕着。起先，他們走進趙如的寢室，好像無所獲的又走出來。當他們看見高亭上有人時候，便一直

翻著石級走上亭子來了。

趙如聽見鏗鏘的脚步聲，在他寂寞的心境上突然起了一個波動，他回轉頭來用驚疑的眼光望著走前來的兩個陌生的來客。

「你是趙先生嗎？」打頭的一個長臉孔的男子先開口。

「找他有什麼事嗎？」趙如存了一點戒心。

「我們是南村的教員，有點事特地來拜訪他的。」另外一個滿嘴金牙的男子趨前一步，很客氣地鞠了半個躬。

「唔，我就是趙如。」

「吓，久仰了！……」長臉孔男子怪聲地說。

「請趙先生到街上去喝杯茶，大門外邊我們叫有車子。」滿嘴金牙的男子陪著笑臉又趨前半步。

「不要客氣，我今天身體不大舒服，有話請在這裏說好了。」趙如想推託一下。

「話倒沒有，我們却有點公事，勞你駕跟我們走一趟吧！」滿嘴金牙的男子從身裏邊掏

出來一件東西。

趙如定睛一看，那是一張敵人的五色特務證。

「走！」長臉孔男子已經用手槍在命令着趙如了。

趙如抱着一種殉難者的慷慨就義的心情，跟着這兩個陌生的怪客穿過密密相接的庭樹，連自己寢室也無暇去上鎖，就匆匆地走到學校大門邊了。

門前早已停着三輛洋車，洋車夫很快的把車子拉過來。

「趙先生，請上車，早去早回。」滿嘴金牙的男子帶着陰冷的笑臉。

趙如上了車，那個長臉孔的男子走過來，用繩子把趙如結結實實地背綁在車板上，然後滿嘴金牙的男子又用一條手絹把趙如的眼睛嚴密地蒙住了。

「老王，把你的車簾放下來！」好像在向車夫說。

經過一陣子噁噁之後，車輪就開始在地上飛動了。

趙如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車輪在腳底下轆轤地響，他連動彈一下也不能够。熟悉的市街，商店，如今對他都像是隔夜的夢境。最使趙如心裏難過的，就是自己明亮的眼眸被人強

制成瞎子，而縱令有一個知己的朋友現在走過來了，但立即又會毫不注意地走過去，唉，誰能知道他遭受這個危難呢？……

漸漸地，趙如感覺到周圍已經由叢雜而寂靜了。這三輛車子已經來到了荒野上。

荒野的亂墳，土崗，泥溝，造成了崎嶇不平的路。三輛車子像是在大海上漂動的水母草，尤其在這炎夏的蒸熱中，趙如被緊綁的胸脯連喘口氣也非常困難。

這三輛車子慢慢地走盡了荒野，然後走進城北的蠻山極西邊的一條五里長的荒涼的山溝裏去了。

x

x

x

當趙如被擡上了一長列台階之後，他眼睛上的手絹被解開來了。他看不見什麼，眼前是一片昏黑，鼻孔充塞着一陣陣霉濕的土味。足足經過有半分鐘之久，他才看出自己現在是在一個光線黯澹的密洞裏，但是他已經分辨不出東西南北，分辨不出這地方是屬於一個山嶺或是一個村莊。

一個管監人打扮的禿頭漢子，把趙如領到裏邊一個密洞裏，洞壁上點着一盞衰弱的棉子

油燈，他看見在那潮濕的土坑上，繪着兩個人影子。

「貴姓？」管監人打量了一下趙如，好像故意問這一聲。

「趙。」

「啊，趙先生，委曲了，這是公家的事情，我們都担承不了這份兒責任。」管監人用手副沉重的錄鏽把趙如的兩脚扣上了。

趙如呆呆地坐在炕沿，茫然地望着洞壁上的黯澹的棉子油燈，油燈在冒着一縷縷淡烟。繪在土炕上的那兩個人先後勉強地支起半截身子來，他們同樣用驚訝的大眼珠在打量着趙如的側影。

趙如聽見身後邊有聲響，他微微地扭轉頭來，在這六隻眼睛電般的一閃中，三顆年青的心同時猛烈地跳動起來。

趙如的眼光好像在說：「呵，是你們！」

那兩個人的眼光好像在說：「唉，怎麼你也來了！」

但是彼此間除了輕微的嘆息之外，誰也不敢開口說半句話。

趙如認出這號在土炕上兩個年青人，是他的舊日的好朋友，其中一個闊肩膀濃黑眉毛的，是河東游擊隊的工作人員，另一個細長身材的，是半年前學校裏的舊同事。他們都是久歷風霜，身經百練的戰士。趙如心裏像被千把刀尖抄着般的痛楚，爲什麼他倆也會落到仇敵的手上來了呢？

看樣子，這兩個朋友都是受過重刑來的，他們的褲子和衣裳都有着鮮明的血痕。看他們挪動一下身子是多麼困難啊，他們常常因爲挪動一下身子而緊緊地咬着牙關。

那個管監的人走進來在壁燈上添了滿滿的一瓢棉子油，吃飽了油的燈引子，立即吐出長長的黑煙來。

『先生們，外面天黑啦，你們可以歇歇囉。』管監人把三個人的腳銬都查驗過了。

『老徐，得給他們上手銬呀！』窯棚外面傳進來這粗獷的叫聲。

『我們晚上還得搔癢哩！』闊肩膀的朋友大聲的抗議了。

『搔癢嗎？明兒還少不得要用鞭子給你這雜種搔癢哩！』這粗獷的罵聲更加粗獷了。

立即從窯棚外大踏步的走進來一個彪大的漢子，把三副手銬噹噹地擲在管監人的面

前：

「老徐，你得忠於你的職務呀！」

「請你們受點委曲吧，真是沒辦法的事呀！」管監人一一的，替他們三個人把手鐐上解了。

「徐監長，麻煩你替我們找條被子吧。」瘦長身子的朋友溫良地請求着。

「還想蓋被子嗎？虧你們不想想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那個粗獷嗓門子又叫起來了。

「媽的，要把老子凍死嗎！」闊肩膀朋友不由得又動火了。

「別鬧，別鬧，讓我去找就是了。」還是管監人溫和些，爲的是瘦長身子的朋友捧了他一聲「徐監長。」

雖然是這樣炎夏的晚上，但是在這山溝的深處，却有一陣陣令人難耐的陰寒。趙如穿着薄襖衣短西裝褲，渾身都打起哆嗦來了。

幸虧管監人送來了一條又薄又臭的被子。當管理監人說一聲「歇吧」，把柵欄上了鎖之

後，他們三個人也就安排著睡覺了。

趙如他們三個人帶著腳鐐手鐐，鎗在連一根草也沒有的土炕上，每人身上只蓋着那麼半截薄被子。爲了怕密棚外有耳朵，他們一聲也不響的，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心事。

趙如身上受着陰寒，鼻子聞着從朋友身上發出來的血腥味，直感覺到一陣陣的冷戰，一陣陣的惡心。

二

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禿頭管監人開了密棚的鎖，走進來把熄了的油燈重新添油，重新點着。然後他回轉身子來大聲的叫：

「先生們，老陽上竿了，起來吃飯囉！」

其實趙如一夜都沒有閉過眼睛，他的心緒亂如麻。一夜間他都靜悄悄地挨着凍，靜悄悄地順着從友伴身上散播出來的血腥味，靜悄悄地聽着一聲長一聲短的嘆息。

一直等到竊竊頭廚子把飯盒子端來了，趙如他們才靜靜地起了炕。

管監人把他們三個人的手銬都開了鎖，好讓他們吃飯。

從飯盒子裏出來兩樣東西：一小碟子鹹菜和六個不大不小的黑饅頭。

趙如只陪着他的兩個朋友圍在飯盒邊，他把饅頭拿起來又放了回去，肚子雖然飢餓，但是喉嚨總像是被什麼東西扼住一樣。

「朋友，」闊肩膀朋友用手輕輕地拍着趙如的肩膀，無限感慨地說：「能吃到一頓算一頓，以後的事情不必去想了。說不定咱們吃這頓飯算是最後的一次哩，但是那怕咱們的命在一個鐘頭後都保不住，咱們也得吃呵！喂，你說發愁有啥子用？先把肚子裝飽了再說旁的呀！」

話雖然是這樣說，但是趙如怎樣也吃不下去，他淒涼得想要哭。後來他還是嚥不過人家的勸，才含着眼淚勉強地吃了半個饅頭，他感覺到自己發酸發澀的喉嚨直咽得發痛。

「唉呀，那些傢伙下了毒藥嗎！」瘦長身子的朋友吃着忽然嚷了起來。

「啥子事？」闊肩膀朋友不由得也驚起來。

「你瞧，饅頭裏邊有臭虫！」

關肩膀朋友把那塊黑饅頭接了過去，他把那隻臭虫的屍骸檢了出來：

「哈哈，你什麼地方也鑽得進去啊！」

在這宏朗的笑聲中，關肩膀朋友把那塊黑饅頭塞進了嘴巴。

賴剃頭廚子剛把飯盒子端走，管監人就帶着兩個衛兵走了進來：

「趙先生，請跟我們過那邊去吧。」

趙如望着那在燈光下閃動着的衛兵槍上的刺刀，心兒卜卜地猛跳起來，他想關肩膀朋友說的話正應了驗，自己生命的末日到了！

關肩膀朋友忽然朗聲地唱了：

「打哇里西（註）呵，

臭虫咬了你一口嗎？

用手指把牠捏死呀！

打哇里西呵，